學統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統

(四)

熊賜履撰

學統卷十二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爲說辭。嘗從孔子求益。曰。孔子與汝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

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歎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知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竝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子既沒。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

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己。知自屈則不盡於己。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卽唯而無疑。固已深領吾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於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

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顏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誼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契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卽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己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邪。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爲。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閒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士。假託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苟非後世諸儒尙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倓秦輩埒矣。其爲侮謗誣損。可勝歎哉。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爲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邪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注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

公抑又何邪。升菴雖號稱宏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之。

學統卷十三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焠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廉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速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哀公八年春吳伐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子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美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即推有子云唐追封卜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經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蝕。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卽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旣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氏宜爲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之其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顧乃一予一奪同於優戲曾童孺之所不爲而謂聖門爲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爲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詆有子爲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知其所謂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誣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

賢之不幸哉。嘻。

學統卷十四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子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

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衞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衞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斂。言子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用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

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假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子游爲宰。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胄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眞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言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卻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考句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札亦以閎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裒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邪。或曰。吳學始於言偃。

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邪。

學統卷十五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閒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

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于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歿。卜子教授于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于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己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于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

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于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于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于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于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

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本。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于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于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埽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峯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閒。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于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淩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摛華掞藻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駕虛就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憍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褒然爲擧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于再三。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略曰。道者。所由以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教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先生吏。當死。詔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

爲從諫。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即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于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于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于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夷狄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于諸老先生外。如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于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于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于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于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彊學問、勉彊行道。卽孔子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卽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眞有得于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于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于不免。夷考其時。殆亦宏假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于對君。行莫重于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于禨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

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卽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于董子。聞舉玉杯、淸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尉淮西。奏先生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于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于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于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于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于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卻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沈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眞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禽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埽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粗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于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于流俗、惑于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于人。但生于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于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于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于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于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于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揚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于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于荀揚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于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于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輿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于闢異端而晚年失足于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

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于荒誕。卑者胥溺于辭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慶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爲足也、于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邊雪嚴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

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命召。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爲王荊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執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于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敍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鄠。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

中。賜謚曰明淳祐初。追封鄒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于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于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盧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脩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曰兩故化。卽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于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温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于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于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于孫、吳。泛濫于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卽撤去皋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寬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于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橫渠之

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眞。擘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卽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隸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憶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洛。蓬藋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恆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

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與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彊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先生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既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

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惟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彊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眞處。不下工夫。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于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巋曰。邵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于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乎。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

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于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于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温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讓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彊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于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頺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
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趣于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證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乎。眞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竝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于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于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于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于易。書中引

而不發。邵伯温云。古今之數。皆始于一。而皇極之數。實本于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于易。其有功于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于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于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于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于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于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施衰。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于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

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霸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汚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卻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閒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有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于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于下學工夫。不無少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于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略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尚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詧。乃以戔戔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尙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蓍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于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脩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託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略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于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懍然如成人。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卻之。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練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鎭首發其議。時先生爲幷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鎭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于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

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搆。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于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惟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

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坻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蔣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輟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齎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徵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謚。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卻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卻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于人乎。公之勳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于吾說者也。公之言。涉于疏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